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五十四回 費長房奉令治鬼 玄珠子受任防蛟

卻說費長房得管鬼役，發誓不再有舛錯，務要盡心辦事，以期建功贖罪。鐵拐先生聽了，微微一笑，點點頭說道：「要如此才好！要如此才好！」袖出一卷伏鬼符咒，交給費長房，說：「此乃三卷玄經中最淺的一種。淺便淺，也不是人人可學，更不是粗心可習。似你聰明出眾，學習並不甚難。卻不許輕易傳人，致遭天譴。卷尾另有一篇論制鬼怪的兵器。你可按法煉桃劍一口，以為誅戮惡鬼，震懾頑怪之用。」費長房再拜而受。鐵拐先生又道：「我本知你沒有仙緣，經你一再懇求，我也甚望挽回命運，玉汝於成。不料人力不能勝天，結果仍是如此。現在替你安排此職，原為使你可以乘此機會將功折罪。罪完功厚，又是挽回氣運的方法。兼因你所殺□人，其因頗多冤屈。屈死之鬼，其氣不散。似你道力薄弱，不足以懾服他們。若是聯合起來尋你報仇，你也無法抵禦。有此職權，他們都在你治下，就不能再逞其報復之念了。但仙神作事，務要持平，安能依仗勢力，強壓人家。一面你還得盡你夫妻心力，替這班鬼魂超度一下，也使他們得你一點好處，這是最要緊的。」二人聽了，頓首遵命。

鐵拐先生又道：「長房，這是你最後立功的機會了。你雖旦旦自誓，我卻仍恐日久情遷，稍不小心，再釀大禍。望你能時刻當心，不忘今日之言就得了。」說罷，又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以我預測，你能道心精一，始終不渝，此生縱不成功，來世終有希望。數百年間，便沒多大成就，一千年後，必可超生天府，位列金仙。從來凡人修道，有積功萬年，未窺堂奧者，又有以物類而修成人體，更從人身求仙道，歷年至不可數計者。眼前你們一輩子，張果即其人也。如你這等際遇，果能成功於千年之後，雖不算快，也斷斷說不上一個難字。似乎天之待你，確不為薄，恨我道力未深，所知僅此。至於實在情形，詳細狀況，唯元始老君和西池王母當能知之。我輩所未逮也。但雖不知其詳，而大致如是，卻可斷言。苟非你中道變心，或有甚大惡行，奪去祿位，自取咎戾之外，斷乎不得有錯。你也可以放心努力，自奮前程。不但用不著怨艾悲苦，更不消灰心短氣了。」

費長房叩頭稱是，說：「弟子決心遵師尊金諭而行。至於成功的歲月，休說千年以上，就如張師兄那般經過二萬多年，弟子也是不厭倦，不灰心，百折不回，非要完全成就，決不罷休。還乞師尊鴻慈，常賜教責。弟子有生之年，皆師尊所賜之日也。」鐵拐先生頷之以首。白氏見丈夫話已說完，也來叩問前程。

鐵拐先生笑道：「你的前生，也不是無聞之輩，乃是戰國時候一個王妃，轉胎而生。不久罰滿，歸到來的地方去。下世當可轉一男身，前程遠大，極可欣賀。這也是你自己苦節造成的佳果，不關命數也。」說完，又吩咐道：「你們現在找尋嗣子。此人業已悔過。我來此之前，並叫你何師叔前去顯些靈應給他，導他為善。大約一二天內，定可負荆歸來，向你倆請罪。從此一家骨肉又可團聚。大家好好地過日子罷。我去了。」說完，一陣金光，滿室芳氣。

鐵拐先生早已借土遁出了王家，到了空曠之處，又升入空中。可巧，又遇到了二郎神。二仙都舉手為禮。鐵拐先生謝他替費長房周旋之德。二郎大笑道：「你我一般，都想栽植後進，勉人為德。你的徒弟即是我的徒弟，何勞言謝。等得三天限滿，他還來見我。少不得再勉勵他幾句，只怕他躁心難除，將來不要反被鬼迷，那才上當不淺哩。原來二郎職位雖高，若論道法，遠不及鐵拐先生。他料度後事，至多不過數□年。數□年後，便茫茫渺渺，不甚清楚了。」

鐵拐先生笑而答道：「治鬼者每被鬼迷，此亦意中之事。不過我看此子還有點造化，果能精進不懈，當於七百年後喪生一次，更修五百年，轉生貴家，可以超凡入聖。」二郎道：「如此卻好。聞得真主劉邦醉行山中，前秦皇之魂附於巨蛇之體，意圖吞噬。幸有道人相助，暗用法力，使蛇身疲軟，不能動彈。因此劉邦得一劍斬除。又聞這道人叫什麼張果。我卻從不聽得貴班中有這姓名。難道是新近得道的？卻何以得膺這一重任，立這等大功？」鐵拐先生便把張果出身和奉命斬蛇的事情，並張果對於本身的輩份關係，約略說了一遍。二郎撫掌道：「原來張果前生即是那灌口蝙蝠。那樣說來，他還算是我治下的官吏哩。說起這傢伙來，性情倒是很好的。但他不知怎麼認識了那灌口老龍，和一條蛟龍為難，鬧出絕大的禍事，害得我奔走天庭數次，又帶兵下界一次。事情與他無關，卻的確由他而起。不料他倒又大大的進步起來，居然又得到了你的真傳，可見造化不小哩。」

鐵拐先生也大笑道：「二郎還不忘那些古事麼？談到這些事情，似乎還有些耿耿於心的光景。人說正神量大，照二郎今日的情形看來，著實量小得很。只怕不久還要被張果見笑哩。」說得二郎也是哈哈一笑。二郎便問鐵拐先生現在去什麼地方。

鐵拐先生正待回答，驀見北方一陣紫色祥雲，疾駛而來。

二郎望見，伸手一招，那朵紫雲便停在身邊。紫雲中端端正正立著一位美如冠玉、神如秋水的仙官。二郎一面招呼，一面笑對鐵拐先生說：「你倆通個鄉貫兒。這位是玄珠子，現在靈霄寶殿充當秘書郎的。你大概不曾見面，也該聞名了吧？」又把鐵拐先生的出身，對玄珠子說了。二仙少不得也有一套客氣景仰的話。二郎笑道：「神仙無俗套。二公都愛看俗人的樣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二仙都笑道：「二郎爽直，至今還是這般脾氣麼？」二郎笑道：「生來就是等脾氣，怎能改得過來。請問玄珠先生打哪裡來？往何處去？如此急急忙忙地趕著路子跑，又不展動你本身的大翅膀子，偏喜慢慢騰騰地走這雲路。」

玄珠子見二郎說出他的本來面目，當著鐵拐面上有些不好意思，忙笑道：「二郎莫胡說，小弟是奉旨前去查勘錢塘江的妖氣。據說，有西海逃來的大蛟，匿居海口，不久將應劫出世，擾亂地方。特行簡派小弟前往查辦此事，順便在海寧地方建祠駐防。如可制止蛟患，稍減劫禍，未嘗不是人民之福。」二郎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道兄是新膺榮命，前往履新的了，卻是可賀。」玄珠子忙笑謝道：「不敢當。倒得請教請教。因小弟新膺外任，一切未諳，深恐貽誤公務，害及百萬蒼生。幸遇二郎，務乞不吝指教，俾免隕越召禍，不勝幸甚。」二郎聽了，一手扯住玄珠子，一手挽定鐵拐先生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是一介武夫，雖在下界多年，懂得什麼人事？現放著這樣一位多聞多學有才識的拐腳先生在此，怎麼不和他商量商量，反來問道於盲呢！」鐵拐先生料不到二郎有此一番揶揄，不覺紅了臉兒，忙笑謙道：「道友千萬莫聽二郎胡說。他是久膺疆寄的正神，反說不懂人事，本來已算是謙不中禮，還要把我一個新入道門，未窺玄奧的後生小子，恭維得如此模樣，越發顯見他是有心開我和道友的玩笑。真是豈有此理之極了。」玄珠子卻深信二郎的話，忙也笑道：「道友卻慢謙虛，二郎是我們多年的至好。小弟深知他的性情，滑稽盡管滑稽，遇到正經事情，還是正經辦理，決沒有妄開玩笑之理。至他本身，久親民社，經驗定然極富。他雖然遠在西天，自我輩看來，也不過半天可到。將來如有疑難之處，看我可饒得過他，少不得仍要三天兩天鬧到他那灌口地方去。到了那時，他若再要這樣冷心冷面，刻薄人家，我自會邀同三界老友，開個評理大會，非要拆了他那灌口老窠，不算我的本領。若說現在，他卻正是公忙之際。小弟也不敢和他多說。明兒他若有了誑誤，說不定自不認錯，還要往小弟身上一推，說：都是玄珠子誤了我的公務。那我可擔不起這個風險咧。」幾句話說得二郎、鐵拐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
二郎手指玄珠子，笑而叱道：「好好，你倒會刻薄人家，還說人家冷心冷面刻薄你呢。好得很，你既然說我誑誤公事，我就在灌口小廟內，天天替你求天拜地，非要求得禍祟前來尋你，要你做幾件誑誤事情給我看看，才出得我這口惡氣咧。」他二人盡管開玩笑，鐵拐先生卻不覺面上突然變色，暗暗想道：「言為心身，二仙身為正神，職司重任，怎麼不拿別的話尋歡取笑，反把誑誤二字互相賭賽似的。這個玩笑開得太不成話了。」一面想，一面暗把二仙前程默默推算了一回，心中已經明白了一大半，知道二郎將因戲言失一次體面，玄珠則竟有非常之禍，更禁不住暗暗地替他們傷心。只因事屬天機，未便預言，忙對二人勸解道：「大家難得邂逅。小弟之意，想請二公同上山。彼處有小徒們看守洞居。地方雖小，也頗清幽。容小弟採摘本山果品，盡個地主之誼。何如？」

二仙忙笑謝道：「公務在身，不敢曠廢。將來公畢回天庭，定到寶山奉擾。」鐵拐先生是神仙中一位熱心人，才因聽得二人說話不祥，很想請他們同去華山，可以乘機規導數言。縱今天數難逃，也可危詞儆戒，只求減得一分災禍，也稍盡交友之心。今見二

仙都不肯去，他們所說公務在身的話，也是實情，只得作罷。

只見玄珠又對鐵拐先生說道：「道兄卻勿客氣，小弟的話，還沒說完咧。剛說二郎公務太忙，小弟預備等他，替我求到了誑誤之時，直等災崇臨身，自會前去找他幫忙。如今卻還用不著他。至於道友的才學道德，小弟雖初次見面，卻心仰已久。曾於李祖師處，得知太穹玄經三卷，唯□數位大羅金仙能夠屬目。道兄出世最晚，而福命最高，才入道門，即得傳授此經，可見是大有才德的仙神。適間聽說二郎謙不中禮，也可算得夫子自道之詞。再說，小弟確是從閒散人員，驟膺煩劇，況值毒蛟肆虐之時，非有真實才學和道德，實恐不能勝任。本來受命之始，即慄慄自危，也曾再三稟請辭職。無奈天眷太殷，固辭不得。只好大著膽子前去一試，此心忐忑，還不知是福是禍，甚願得一有道神仙，暢聆訓誨。如今可巧邂逅道友，也算小弟運氣不壞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則降。萬望道友垂念浙中數百萬蒼生，和小弟本身同道之誼，莫因初見生分，從直予以教訓。小弟定當竭忱受教，謹敬奉行也。」

二郎聽了，大笑道：「鐵拐先生聽了，人家說得如此懇切，看你還有什麼法子和他客氣。我是等不得你們這般互相揖讓的客氣派頭，又看不慣這等文質彬彬的一股酸勁兒，也不曉得你們的交涉如何解決。對不住，我要先走一步了。等玄珠道兄接了新任，再往道駕去吧。」說著，向二仙一舉手兒，立刻化只白鶴，沖天而起。看他飛在空中，還伸了個鶴頸，向二仙點頭為禮咧。二仙相對笑道：「此公真爽直可愛。」

鐵拐先生卻已明瞭當前請教的玄珠子，正是元始天尊處一隻白鶴修成仙體，久任天職。二郎先時笑他為什麼不展翅而飛，和此時化鶴衝舉，都是有心開他玩笑。鐵拐先生心中卻甚覺二郎此等玩笑開得太沒理由。在二郎，雖是玩笑，內中卻處處變成惡兆。又見玄珠子口雖謙言，面上不覺有些不豫之情，更不覺暗暗歎息，及見二郎一聲鶴唳，向西飛去，一霎時不見蹤影，方對玄珠子說：「道友如此謙虛，可謂不恥下問。小弟苟有所知，自當竭誠相告，更不敢再說生分的話，好在小弟也是到處游逛的人。將來道兄接了新任，小弟一經知道，必定趕來奉賀。屆時很可就當地情形，和蛟龍為災狀況，大家討論一下，或者可供道友採擇，也未可知。」

玄珠子大喜道：「道兄既允辱臨，小弟無天不在恭候之中。」鐵拐先生點頭笑道：「這個，道兄盡請放心，小弟是向不失信的。況道兄所言毒蛟，小弟似乎略知其事。將來如果出來擾亂，小弟必將此畜的歷史和治它的方法，仔細奉告，決不叫道友為難。」

玄珠子愈加欣慰，因又笑道：「小弟委是初膺外任，每慮貽誤太多，害民禍己。今得道友允我幫忙。小弟可以釋然矣。」鐵拐先生見他盡說這些不吉之言，心甚不安，忙笑慰道：「正是，這等大事，確要多找幾位道行高深的仙人家商量商量。小弟無才無識，所知太少，如蒙不棄，將來再當代邀幾位前輩道長，共相協助。唯望道友謹慎，小心處事，勿以有恃而無恐，勿因事難而生畏。苟能永久如此，則道友心中所慮的種種憂危，皆可不致發生。」此之謂也。未知玄珠子尚有何言，卻看下回分解。